

書店不賣書！

紐約客

二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題目相似的短文，最近我的一本新書出版又引起同樣感想。

少年時我對讀書充滿熱情，常去上海四馬路開道。那時的四馬路，以兩項營業聞名。晚間妓院林立，供外地來的商人娛樂；白日則到處是門戶大開的書攤，讓好客的讀者任意瀏覽各種新書。

我記得那時有三家書局最為出名：商務印書館、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，其他我常去的還有較為新穎的開明書店與生活書店。我還記得，魯迅的《吶喊》（是胡愈之等的合譯，當然不是後來董樂山重譯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）的出版引起青年讀書群一陣轟動。不過《西行漫記》當時是國民黨治下的禁書，我向一家小書店討閱，店員偷偷地在書攤底下抽出一本紅皮書，我也偷偷地買下來，由此觸發了我與弟弟樂山的思想轉變，一時間把延安視為聖地（寫到這裡，不免想到，我曾於一九八〇年代與斯諾兩位遺孀都有機會見面相談，一名Helen Foster，一名Lois Wheeler）。

我為什麼想到購書難這個話題呢？前月《僑報》朋友替我舉行了新書發布會，使我切身感到在紐約購書的困難。《僑報》只能在華埠東方書店購到不到二十本，其餘是從國內購來。在紐約的國營新華書店竟不出售新書。書店無書出賣，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為了紀念我的九十歲誕辰，替我出了兩本新書《書影與肖像：鼎山自選集》、《憶舊與瑣記：鼎山回憶錄》，我興致勃勃地到伊麗莎白街新開的新華書店去詢問，一位女店員冷冷地說：「我們不賣新書，只賣文具，但你可以訂購國內雜誌。」書店不賣新書？真使我這個懂得邏輯學的人一下愣住了。結果我請天津出版社送我，郵遞走了兩個月。

這次商務印書館替我出版了《紐約客隨感錄》，贈書也是長途郵遞寄到，但我未去新華書店詢問。東方書店位於二樓的，我已無力爬樓梯了。幸而《僑報》朋友出力找到。

不過我在這裡要寫的是一位喜歡讀書朋友的煩惱。他住在香港，照理購物非常方便，但竟購不到我的新書。這裡是他二封信中的報告：

「我多次去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，都說沒有專作《紐約客隨感錄》。我去中環的三聯書店，也說沒有。去商務好幾次，職員顯出不耐煩。我發現商務有兩傘出賣，每把八十元港幣，還說不買書也可買特價傘！出售新書，不登廣告，不作宣傳，已是異常。顧客來問，反而不耐煩，更是奇聞。我們心目中對讀書的尊嚴，竟受到沒有文化的市儈侮辱，我自幼所尊重的商務印書館失了蹤？它的營業部不將銷書當作一回事？」

我乃寫e-mail向我的編輯訴說。好意的她，把我朋友的郵址要去，郵寄送他一本，但未解釋商務的營業奇象。

朋友收到新書，來信向我致謝，接著說：「最近我又好奇去了這裡的三聯與商務，仍然無專作。附帶要提的是商務印書館有特價的傘出售，三聯書店則有一層，簡直是小型的百貨商店，恐怕是因房租貴，買書的人不多，只能另覓出路，搞副業。」

朋友的信，令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。聽說近年網上書店興盛，實體書店難以為繼。據《僑報》朋友說，我的新書他們也是從網上購得。不過我還是希望國內出版界、文化界有人作文給我一些解釋。

寫到這裡，我不禁想到三十餘年前一樁舊事，當我的第一本暢銷書《天下真小》（初印印數一萬二千五百冊）於一九八四年出版時，三聯書店與《讀書》雜誌編輯告訴我，此書在全國各地到處一搶而空。我喜而問道，再版時是否多印幾千本，以滿足讀者需要？他們搖首苦笑說：「我們任務已告完成，不必再煩。」這類「任務完成，不必再版」的態度，完全違反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如何賺錢的看法。看來目前的市場經濟恐怕已令國內經營觀念改了，但是作為一個作家，我還是在遺憾當年大筆版稅的損失。

我把茅台當古玩

程秋生

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，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訪問中國，緊接著又訪問海河之濱的天津市。西哈努克訪問天津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想看看天津的經濟建設與發展變化；二是來天津尋醫問藥，因他患有內分泌專家朱憲彝教授治病。西哈努克到天津的當天晚上，市領導就在馬場道的幹部俱樂部舉行隆重的歡迎宴會。這天我也有幸參加了晚宴。當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款款步入金碧輝煌的宴會大廳時，面帶微笑，頻頻招手致意。舉辦高規格的宴會，自然少不了對蝦等海鮮，更少不了茅台酒，在這次宴會上，我頭一次見到了茅台，頭一次喝了一小杯醇香濃郁的茅台酒。不過，也許是酒精過敏的緣故，一口酒下肚，漲得我滿臉通紅。我唯恐有失禮儀，趕緊利車，連忙請服務員為我倒了一小杯紅葡萄酒。

幾天後的一個星期天，我漫不經心地在濱江道、泰安道閒逛，然後向左一拐彎便是通衢大道解放路，抬頭一看，見到一塊店招上書有「天津第二飯店」（原皇后飯店）幾個赫然醒目的大字。又因我在這座磚木結構、頗有小洋樓神韻的飯店裡參加過幾次會議，於是便信步走了進去。進入前廳便是服務台，服務台的貨架上擺滿了各色名酒；汾酒、瀘州老窖、竹葉青等，而在最顯眼處，則擺着十多瓶茅台酒。我怯生生地輕聲問一位女服務員：「茅台酒多少錢一瓶？」她笑着告訴我：「八塊，要買一瓶嗎？」其實，此時我的內心非常矛盾；買吧，我不沾白酒豈不浪費？再說一瓶茅台要佔我近乎十分之一的薪金。不買吧，家裡連瓶好酒都沒有，朋友見了難免不叫人說寒酸。我一咬牙，終於買了瓶茅台酒回家。之後，我把它放進了小書箱，它也隨我搬過幾次家，最後回到了故里蘇州。

最近，我聽說飛天茅台酒價高貨少，每瓶價格飆升至一千八百多。這下彷彿觸動了我的神經，翻箱倒櫃去尋找我那瓶久違了早已忘卻的茅台酒。我終於找到了，我拆開舊報紙，只見這瓶酒上的白底紅框黑字的廣告詞寫得挺有趣：「茅台酒是全國名酒，產於貴州省仁懷縣茅台鎮，已有二百餘年的悠久歷史。解放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開展三大革命運動，不斷地總結傳統經驗，改進技術，提高質量，具有醇和濃郁、特殊芳香、味長回甜之獨特風格。貴州省茅台酒廠啟。」可惜，藍色打上的年、月、日出廠日期早已模糊不清，無法辨認了。但不論如何，這瓶茅台酒見證了時代的變遷，社會的發展，它也伴隨我從中年步入了老年。這時，我小心翼翼地輕輕擰開了瓶蓋，湊近一聞，一股濃烈的芳香撲鼻而來，瀟灑斗室。啊，四十多年的陳酒真的好香耶！也印證了「酒不醉人人自醉」的名句。茅台雖不是文物、古玩，但自我那時卻把茅台酒當古玩，天天看，日日聞，獨自欣賞，自我陶醉。而每每目睹這瓶醇香的茅台酒時，更使我觸景生情，當年在第二故鄉天津的悠長神韻依然歷歷在目，回味無窮。

周作人求學南京逸事

魯人



文化伴

周作人在十六歲至二十一歲的五年間，求學於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。當時的周作人依同窗的評價是「內蘊不露，接物謙和」，然而他內心卻也有青少年不安的一面，表現在日常生活中，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倒是頗為有趣的事。

水師學堂以培養海軍人才為己任，故除文化課之外，另有三項操練技能的訓練，即體操、打靶、爬桅杆。周作人對其似乎頗有興趣，除上課練習外，無事時，還喜歡爬桅杆看玩，他的日記中曾多處記有「至桅上一望，頗堪遺悶」。上桅頭坐許久，甚涼爽。」「予至桅上一遊，風甚大，即下。」「同一胡韻仙至桅上憑眺，春風尖利，沁入肌膚，急下。」「剛入學時，他見桅杆上有一個鵝窠，還曾上去觀察過，「至桅半探鵝窠，大約如斗，皆以細枝編成，其中頗光潔，底以泥雜草木枝葉成者，惟尚不生卵，鵝在旁飛鳴甚急，因捨之，下。」「記錄喜鵲窠內部狀況的文字，周作人還真不曾見過，他也是一個喜歡觀察的有心人。可惜未見後續報道，估計是那鵝明白自己選錯地址，另覓佳處再建造別墅去了。

於打靶，周作人怕是屬於癡大技術差一類。起初，周作人是每每打靶不中，一段時間後偶有一「中一槍」的成績，再以後漸漸又有「中二」的記錄，極少也會蒙個「打靶全紅」的佳績。但基本維持在不時「中一」、「中二」的水準。因此，當校長令某畢業生給他們做示範時，「伊能連發五槍皆中」，讓他大為佩服。說周作人技術差，並非空口無憑，一年，學堂「出冬大考榜並獎賞榜」，他獲獎多項包括喜歡的爬桅杆和不喜歡的體操都得了獎金，卻唯獨打靶半星銀子未得。但他又真的很喜歡打靶，第一次打靶時，因太晚了未打成，頗沮喪，只好「悵悵而回」。周作人不但喜歡冒險刺激的运动，遇事還有臨危不亂的大將風度，有一次半夜，一隻狐狸鑽進他的宿舍，他未喊未叫，冷靜地「驅之去」。如此便認定周作人為「介武夫自然是太錯了。這不但以他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為證，在當時，他身上顯露更多的其實也是文人雅士的情趣。」「是品茗，或去城內「各處暖茶」，或「煮茗自啜」，從未間斷；一是喜歡插花，春暖花開之季，他時不時的會「剪蓄數枝，供瓶中。」「摘得千瓣梅數枝而歸。」「夜中雨聲數枝，本思折梅作供藝小清新，怕早多無如此雅興了。」

周作人在江南水師學堂五年，最大的愛好和收穫就是閱讀各種書籍。五年裡，除了功課，幾乎每天必讀書。他讀書多且雜，古今中外，文史社科，良莠兼重，無所不讀。他還與同窗好友組建了閱報社，共同出資訂報，並擬「閱報社章程十五條」。他讀書又並非囿固吞棗，而是都有明確的觀點，他認為「《彭公案》、《金瓶梅》皆小說之劣等最下乘也。」「看《勸學篇》、《劉賓客》皆毫無足取，生成奴隸根性。此書一出，獨夫之心，日益鞏固，可恨也。」「讀英國人編的《地理問答》的評論是「以教印者，故甚淺陋，且獨詳於印地，吾國教科不適用也。」「他曾自號「克己郎」，因「夜看《西史》」有感於「英偉人克林威爾初造自由，予慕之，故自名以作紀念。」周作人在中國文壇實是在一位性格很複雜的人物。而其在南京的逸事，於他日後的性格已顯露出萌芽。

絲綢之路上的晉商會館

韓振遠



東西走廊

漢代的絲綢之路有多條線路，其中以國都長安為起點，經平涼、蘭州、武威、張掖、酒泉，過嘉峪關，玉門關、烏魯木齊、伊犁，抵中亞、西亞，連接地中海各國一線最為國人熟知。這是一條古代里程最長的「國道」，一路風沙瀟灑，蒼涼蕭瑟，不絕國使、商人、傳教士沿着這條古道往來不絕。明代以後，趕駝、背搭棹的晉商們憑着堅韌毅力，在絲綢之路上艱難跋涉，不知將多少白骨留在戈壁、沙漠中，再次將絲綢之路延伸。

建在沿途各地的晉商會館是商人們在異地的招待所、存貨棧、交際所、議事廳，還是他們的精神家園，生命綠洲和靈魂棲息地。有了這些會館，本已衰敗的絲綢之路更加暢通繁忙。出西安，沿絲綢之路前行，地處渭北旱塬南緣的陝西永壽縣監軍鎮是西安、三原到蘭州第二天歇腳打尖之地，山陝商人為方便在此經商貿易，聯合建立了山陝會館，此會館又稱財神廟，當地地方志記載：「財神廟在縣西南四十里，乾隆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年）山陝商民建，遂次第經營諸神廟。」

現在可行的甘肅地界會館有三十四座之多，若串珠般點綴於甘肅大地，其中以「山陝會館」命名的有十三座。《甘肅省志·商業志》載：「山陝大幫為擴大聯絡，在重要商品集散地的縣城，一般都設有會館。」平涼為絲綢之路入甘主要孔道，所建山陝會館位於東關。沿途的隆德、通渭、榆中是山陝會館建立較早的地方。其中隆德位於六盤山西麓，該地「鋪戶多係山陝人經營」；通渭縣位於甘肅省中部，山陝商人在這裡多做茶葉、布匹貿易，縣城「西關中街有山陝會館。」（光緒《通渭縣志》卷三）榆中更是蘭州門戶，據劉文峰《山陝商人與梆子戲》記載：早在明天啓元年（一六二一年），山陝客商聯合就建有雙層歇山式結構的「西會館」。天啓七年（一六二七年），山西商人又單獨建立了自己的會館。

蘭州是西北重鎮和商業中樞，康熙八年（一

六六九年）陝甘分省後，外地商人大量湧入蘭州，其中山陝商幫勢力最大。蘭州山陝會館建於清康熙十七年（一六七八年），由山西和陝西商人聯合集資修建。嘉道以後，陝西商幫實力稍長，從山陝會館分離出來，單獨設立陝西會館。同治年後陝西災荒，陝商實力大損，至宣統年間，不得已又與晉商合作設立「山陝會館」。

出蘭州後，絲綢之路進入河西走廊。明清時期，這條通道又是山陝商人茶葉、絲綢貿易的重要路綫，山陝商人在沿途城鎮武威、張掖、酒泉縱橫擱闖，三地均建有山西會館或山陝會館。

武威即古涼州，地處河西走廊東端，是絲綢之路自東而西進入河西走廊、抵達新疆的東大門。唐代詩人王之渙著名的《涼州詞》即寫此地。山陝商人不僅在武威建有會館，連周邊的窮鄉僻壤也建有規模不小的會館。古浪縣土門鎮山陝會館建於清代中期，正殿北朝南，三間硬山頂，兩側有帶廊檐廂房，現已恢復，從形制看，與一般的山西會館差別不大，同樣是廟館合一，正殿奉關帝，兩廂為商旅住宿處。景泰縣八道泉鄉青城村「舊時為繁盛之站」，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年）山陝商人在此地建「三聖廟」，又名山陝會館。

張掖市古稱甘州，地處河西走廊中段，「四面番回」、「華夷交會」，民族貿易活躍，各地商幫雲集，建有山西會館、陝西會館和民勤會館。其中山西會館地處張掖南街西側、大佛寺東北，建於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年），佔地面積一千七百平方米。因為規模宏大、建造精良，至今保存完好，成為當地風景名勝。

酒泉古稱肅州，為甘肅極西之鎖鑰，絲綢之路上的咽喉要道，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的門戶。舊時商賈往來，蔚成觀。林鏡在《蒙新甘寧考察記》中說：酒泉「商人晉人為多，秦人次之。」為方便貿易，兩地商人分別建設了本省會館，其中山西會館於清朝光緒年間落成，地址在酒泉城北文廟街，臨近最繁華的北市，開始佔地五千一百七十五平方米，以後逐漸擴建，最終佔地一萬二千平方米，是當時酒泉最大最氣派的一座建築物。

離開酒泉，出嘉峪關，沿絲綢之路西行，過

玉門關，下一個較大的城鎮是敦煌。當年旅疆晉商有民謠：「西出嘉峪關，兩眼淚汪汪，向前看，金沙灘；向後瞧，鬼門關。」敦煌山西商賈眾多，據郭燦東先生介紹，敦煌也有個山西會館。山西商人喜歡與名士交往，當年，張大千先生在敦煌臨摹莫高窟壁畫，曾受到當地晉商款待。一九四三年五月，張大千離開敦煌時，山西客商輪流做東為他送行，熱鬧了四五天才結束。

出敦煌城，黃沙茫茫，天高雲淡。晉商的腳步開始踏入新疆，越過一片片戈壁灘，沿着絲綢之路長途跋涉。其活動線路為「自甘肅省來之孔道於哈密而有所分歧，左治天山之南麓，迄西經吐魯番、喀喇沙爾、庫車、阿克蘇而南到葉兒羌為南路；右越天山到巴里坤，沿北路而過古城烏魯木齊，自精河越塔爾奇為北路。」最後形成以迪化（今烏魯木齊）為中心的商業貿易區。

巴里坤是絲綢之路新北道重鎮，西進木壘、古城（今奇台縣）、迪化（今烏魯木齊）；東出酒泉、喀喇浩特（今內蒙古額濟納旗）、歸化（今呼和浩特市），也有人稱這條路是草原絲綢之路。清康熙五十八年（一七一九年），巴里坤已是「商賈輻奏」之地，山西商賈客民於清嘉慶六年（一八一〇年）捐資修同鄉聚會和祭祀之所（即會館），因祀保關公，又被稱為關帝廟。

清代中葉，左宗棠用兵新疆，「消費者眾，取用者宏，……晉陝之人，聞風而起……兵商品，逐 하나，往返於關外大軍屯屯之哈密，俗稱趕大營。」（張紹麟《新疆概況》）在不斷的追逐中，山陝商幫壟斷了新疆貿易。烏魯木齊著名的山西商家有蔚豐厚、協同慶、天成亨號號、祁縣大盛魁商行、王成元商號和三元成飯莊。為方便做生意，晉陝商幫聯合修建了晉陝會館，地址在烏魯木齊西大門外，佔地面積寬闊，廟宇宏偉，古木參天，環境優雅。會館大門楹聯：「設館以敘鄉情，芳草天涯，不越歸心之志；集會如歸故里，桃源塞上，同聯聚首之歡。」將會館主旨說得清清楚楚。廟內供奉關聖帝君，故俗稱關帝廟。

被稱作「旱碼頭，金奇台」的古城（奇台），晉商雲集，人多勢大，修建的會館更加宏麗，春秋樓共三層樓，高三十八米，金碧輝煌，直插雲天，登高遠眺，奇台全城盡收眼底。（見袁海《新疆會館探幽》）

出烏魯木齊，沿絲綢之路前行，各地都有山西會館。焉耆回族自治縣位於新疆天山南麓焉耆盆地腹心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，商業歷史悠久。道光年間，山西商人在城西西南角修建一座關帝廟，同治年間組成同鄉會，眾商號籌資建成山西會館，由各商號經理輪流任會首主持會館事務。

塔爾巴哈台簡稱塔城，是北疆的又一貿易重鎮，雖係「極邊要塞之區」，卻成為「富厚安靖之邊圍」，山西商人紛至沓來，一經發跡，便集重金修建會館。同時將山西民俗民情帶到北疆，每年元宵節，晉商們歡聚一堂鬧社火，跑旱船、玩背閣、扮大頭和尚，在濃郁的家鄉風情中其樂融融。

伊犁乃絲綢之路在中國境內的盡頭，又是邊貿重地，山西商人不光在伊犁城裡建立會館，連伊犁城東南的一個叫圩子的村莊，也建有會館。因為當地多祁縣商人，該村又稱「小祁縣」。當時，這裡商賈雲集，多達十二省商人在此地修建會館，有直隸會館、兩湖會館、江南會館、山東會館、陝甘新會館，其中山西會館佔地面積最大、建築最氣派。（見張詔梅、張華軍《論清代山西會館》）

絲綢之路出伊犁，即邁出國門到達哈薩克斯坦，因資料匱乏不再贅述。



各地的晉商會館



（網上圖片）

自園談

人是在閉下來的時候，吃一些什麼，能體現出這個人的年齡和閱歷。那時候，走村串巷的多是炸爆米花的手藝人（我一直認為，炸爆米花是「項手藝活」，他們在村子的片開闢處擺出攤子，生起了炭火，先從自己的尼龍袋裡倒出一撮開水，封上幾粒糖精，放在鉛鍋裡，然後用蠟油眯上鍋口，密封嚴實。鉛鍋在炭火上滾動自己巨大的肚囊。不多時，玉米在鍋裡不再嘩嘩作響，這時，炸爆米花的鐵鉤套住鉛鍋的開口把手，只一撥，砰地一聲，一大團爆米花就在粗布袋裡嘩啦啦地笑開了。

把這當成零食吃。你想想，一把玉米，幾粒糖精，又是鉛鍋，從健康的角度，壓根就不能食用，那時候卻吃得津津有味。如今，炸爆米花多半已經不用鉛鍋了，尤其是在高檔的影院裡，糖精也不用了，轉而使用糖和奶油。炸出來的爆米花鬆蓬酥脆，這樣的吃食，味道與食材都差不多，卻增添了幾許貴族的味道。或許是吃的地點和心境不同了也吧。

閒食貼

認為只有茉莉花茶一種，這樣素淡的花，與這樣清香的茶，簡直是一對神仙伴侶。年關將至，放了假的一幫玩伴沒有事幹，掏出一副撲克打起來，手邊放的就是剛剛泡的茉莉花茶，幽幽地散發出讓人鼻孔的香，撲克輪迴一遭，咕咕咚咚，不知道喝了幾大杯。如今，有太多的茶種可供我們選擇，但或許是我們的味蕾審美疲軟了，總覺得今茶不似舊時香。

一同歸於沉寂的，還有合碗肉裡下麵的大頭菜。印象中，母親每次做肉，總要切上半塊大頭菜放在下面，一口可以調味，後可以解膩開胃，吃起來，味道也特別爽口。後來，母親還把大頭菜和青椒在一起炒過，味道也不錯。如今，走進了老街的所有醬菜園子，大頭菜卻已難覓蹤跡。問老闆，回答說，那玩意兒，餉鹹，現代人都注重養生了，嫌還吃它罪孽深重，爆了一句粗口，足見大頭菜令人厭惡。大頭菜退出江湖以後，被金針菇等取而代之，我卻不覺得哪裡好吃。金針菇這個名字我就不喜歡，太粉飾太平，太開氣了。與當年的光景不稱，或許正是這個理兒，才淡出人們的視野了吧。

人一閒下來，就想着搗鼓吃食，饕餮之後，最想吃的是時候是母親的一碗鹹魚湯，有時候是一份素菜角，有時候是一碟子涼拌菜，這些美食，都意韻悠悠地在記憶深處發着香，穿越時光，撩着我們的胃口。



飲食男女

李丹崖

人在閉下來的時候，吃一些什麼，能體現出這個人的年齡和閱歷。那時候，走村串巷的多是炸爆米花的手藝人（我一直認為，炸爆米花是「項手藝活」，他們在村子的片開闢處擺出攤子，生起了炭火，先從自己的尼龍袋裡倒出一撮開水，封上幾粒糖精，放在鉛鍋裡，然後用蠟油眯上鍋口，密封嚴實。鉛鍋在炭火上滾動自己巨大的肚囊。不多時，玉米在鍋裡不再嘩嘩作響，這時，炸爆米花的鐵鉤套住鉛鍋的開口把手，只一撥，砰地一聲，一大團爆米花就在粗布袋裡嘩啦啦地笑開了。